

以一種武斷的方式斬斷了一切矛盾與對立，但這只是表象。物質的毀滅而留精神之永存。《金閣寺》的主人公溝口，終於得出了結論：美是怨敵。



## 據几曾看

作者：葛亮，小說家，學者。  
著有《北鸞》《朱雀》《七聲》  
《戲年》《謎鴉》《浣熊》等。

# 古來世居於此

# 將來亦永駐不動



▲三島由紀夫，攝於一九六一年，由攝影師細江英公為其拍攝

►三島由紀夫著、唐月梅譯《金閣寺》繁體中文版（二〇一八年，台灣木馬文化）



►《碧岩錄》是佛教禪宗語錄，由南宋圓悟克勤禪師編輯，全書共十卷



►三島由紀夫著、代珂譯《金閣寺》簡體中文版（二〇一八年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）



►一九五〇年，金閣寺焚燒事件震驚了整個日本。三島由紀夫以此為藍本寫成小說《金閣寺》，後來改編成電影，定名《炎上》



▲如今金閣寺成為初次到訪京都必遊景點之一  
網絡圖片

許多年前，一位長輩給我講了「南泉斬貓」的故事。當時似懂非懂，只感到這個故事，有着某種殘忍的魅力。後來，在《金閣寺》再三讀到這個故事，方知道它的出處來自《碧岩錄》。覺得極玄妙。一隻貓所代表的慾望誘因，以不可思議的方式被斬絕。這本小說中，數次有關於此的思辨。貓的隱喻，已超越了自我的迷妄與慾念，而成為美的凝聚本身。「它可委身於人，又不屬於任何人」，如趙州的智慧，參透對它的消滅，也只需流於形式。以一種武斷的方式斬斷了一切矛盾與對立，但這只是表象。物質的毀滅而留精神之永存。《金閣寺》的主人公溝口，終於得出了結論：美是怨敵。

因對這部小說的念念不忘，在某個夏天，我到達了京都，以參訪的心情來到了金閣。面前的它，太過堂皇與輝煌，與周遭的松柏與靜水，形成了莫名的壁壘。而我想像中的金閣，是可以它的光芒，澤被周遭的。我同行的一位朋友在看他用單反相機拍下的預覽。他說，照片上好很多。看實物，覺得美得很假啊。我忽然覺得，這個樸素的評價，其中的「假」字十分傳神。或許正是金閣的意義。它的美，出自於某種虛幻的意念，一個被現實摹寫的海市蜃樓。鎌倉時代的金閣寺，被學僧林承賢燒毀。我們所看到的是一九五二年的重建。理論上比歷史舊存的金閣更為奢華，一改過往只有最高層「究竟頂」貼金箔的舊貌。而將二樓鎌倉時期的「潮音洞」也貼滿金箔。然而，十年後，這些金箔脫落露出了下面的黑漆，類似某種回歸本質的譏語。

## 美是怨敵

「美是怨敵」，這或許構成了金閣與主人公溝口相愛相殺的主線。三島由紀夫如此執著對小說原型人生的複寫。家住舞鶴，偏遠寺廟主持之子。口吃，醜陋，有一個強硬浪蕩而不知所措的母親。他帶著父親給予他的幻象，入駐金閣寺。金閣的美如此頑固地對他造成壓迫，高屋建瓴地俯視與提醒着他人生的不堪與醜陋。這是命運難解的謎題。在現實中，我們不斷面臨對美的悖論，親近與抗拒幾乎成為鏡像的一體兩面。想起晚近獲得奧斯卡獎的影片《寵兒》（港譯《爭寵》），有關斯圖亞特王朝的最後一位女王安妮。她強勢，依賴她的情人，同時任性乖張。她坐在輪椅上，凝望為她舉辦的舞會。在人們的載歌載舞中，情緒經歷了歡欣、黯然至憤怒；在窗口，她不經意聽到花園中宮廷樂師的演奏。這是一場刻意的取悅。然而女王臉上刹那的驚喜、沉醉旋即而逝，代之歇斯底里的驅趕。是的，所有的美，對女王是惱惱的威脅，在殘忍地刺穿她強大的畫皮，展示其不幸與缺憾：受着痛風的折磨、不良於行；喪夫、連續十七個孩子夭折；無數有關權力的覬覦，都在此刻如針芒在背。這是不可一世的強悍女王，面對美的驚慌失措。邊論溝口，一個自知缺陷的小和尚在金閣前的無力。

然而，二戰戰局的惡化，京都岌岌可危。戰火遷延，將被波及的金閣面臨毀滅，無形間拉近了與溝口命運的距離。「燒壞我的火，也定會燒毀金閣，這種想法幾乎令我陶醉。」真實的金閣與虛幻疊合，以一種同歸於盡的壯美連結了這個年少僧人的心象。

這建築物不朽壓迫着我，阻隔着我，然而，不久將被燃燒彈的火燒卻它的命運，卻向我們的命運貼了過來。也許金閣會先於我們毀滅。這樣一想，金閣就彷彿是和我們經歷着同樣的生……此後至戰爭結束的整整一年，是我同金閣最親近，最關心它的安危和沉溺於它的美的時期。說起來，這個時期，是我能夠將金閣拉低與我相同的高度，並在這一假定之下無所懼地愛金閣。

赴死成為溝口唯一與美無間的共性，而抹煞了他的自卑，考驗與錘鍊着他的心性。他似乎需要的只是耐心。然而此時，出現了至關重要的兩個人，對他造成動搖。鶴川與柏木，是溝口的大學同學，事實上擔任了他明暗兩極的導師。二者在小說中形成寫意性的對位關係。鶴川出身富裕，單純明朗，對世界充滿了善意和包容，將人性翻譯為他所理解的真醇溫柔。柏木則陰沉不定，在自身的缺陷中尋找存在因由，對現實還之以睚眦。書中，三島以「煉金術」指代其二人對於溝口的影響。

我覺得鶴川是個精通煉金術的師傅，彷彿可以

將鉛煉成金。我是底片，他是正片。我的渾濁的陰暗感情，一旦經過他的心的過濾，就一無遺漏地變成透明的、放射光芒的感情……

柏木卻第一次教我一條從內面走向人生的黑暗的近道。乍一看，彷彿奔向毀滅，實則富於意外的權術，能把卑劣就地變成勇氣，把我們通稱為缺德的東西再次還原為純粹的熱能，這也可以叫做一種煉金術吧。

隨着鶴川的自殺早逝，斬斷了溝口與「白晝的光明世界」的連結。柏木在二者的較量中佔據上風。「我所有的潛在的感情，所有邪惡的心理，都受到他語言的陶冶，變成一種新鮮的東西。」「美是怨敵。」溝口的這一結論，正來自與柏木之間就「南泉之貓」的論辯。柏木說：「我對自身的存在條件感到羞恥。但和這個條件和解，與之和平共處，則是我的敗北。」

## 美是嫻熟

相對溝口，柏木一雙「內翻足」，是個更有明顯殘疾的少年。然而，他卻在所謂正常人的審視下，確定了自己獨特的生存邏輯。「殘疾人和美貌女子都是疲於被人觀看的存在。他被窮追，就是存在回看觀看者。」他誇張與自傲於自己的缺陷，進而以之為武器，反客為主，去疏離與玩弄世人於股掌。「內翻足是我的生存條件、理由、目的和理想，也就是生存本身。」溝口親眼目睹了他以弱化為醜化自身，獲得了異性的同情與青睞，又毫不猶豫地將後者拋棄。他的野心，也包括與「美」的角力，甚至是對溝口與金閣的關聯的某種離析。其一，他喚起溝口對性的渴求，希望以之取代與覆蓋金閣的存在。然而，金閣以它固有的強大，「短暫地取消對我的疏遠，而親自化作這一瞬間來告訴我，我對人生的渴望是徒然的。」無論是面對房東女兒，抑或美艷的插花師傅，金閣橫亘在溝口與其慾望之間，以美的永恆存在，「阻礙」與「隔絕」了溝口的人生。其二，柏木送給溝口的那支尺八，使其意識到：「美是嫻熟」。而這美與短暫的瞬間相關，因音樂稍縱即逝。柏木的審美和永恆砥礪，他愛的只有音樂與數日枯萎的插花，而厭惡建築與文學。「吹奏者造就這種短暫的美，宛如蜉蝣似的短命的生物，生命本身完全是抽象的，創造的……柏木奏罷《御所車》的瞬間，音樂這個架空的生命消逝了。」柏木在空氣中造就了美，喜愛的是「美的無益，美通過自己體內卻不留下任何痕跡，它絕不改變任何事物。」而當溝口同樣熟稔及享受於音樂的演奏，他發現，金閣末有如常在他「企圖化身為人生的幸福和快樂」時，阻止他的化身，而是容忍了他的「陶醉和忘我」。這令溝口因之對音樂這一「生的贗品」興味索然。

在一次窺測了主持老師的情事，而被排擠驅逐後，溝口終於決心以己之力改變金閣「不滅」的實體。在無望戰亂之災的殃及，他選擇親自燒毀金閣。如同貓之於僧眾，於他彷彿異己的金閣，如執念絕妙而不合時宜。唯有毀滅，成心象幻影，方得精神永存。歷史上金閣的毀滅，是對日本人極大的觸傷。據悉《金閣寺》付梓前，評論家中村光夫曾勸說三島「不要寫第十章燒金閣寺的場面」。三島拒絕道：做受到一半中斷，對身體是有害的。

「是年夏天的金閣，以噩耗頻傳的戰時黑暗為滋養，顯得更為生動和輝煌。六月間，美軍在塞班島登陸，盟軍在諾曼第田野上馳騁。參觀者人數也明顯減少了，金閣似乎愉悅於這種孤獨，這種寂靜。」論說《金閣寺》，總繞不過三島處理歷史的曼妙。二戰的喧騰與戰後頹寂，所有的壯烈隱隱山水之間，聊作背景。又或者說，金閣的存在與否本身，便是有關歷史的譏語。它冷眼於此，面對一切慾念與愚妄，「古來世居於此，將來亦永駐不動。」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

▲電影《寵兒》（港譯《爭寵》）劇照